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網鑒易知錄

五

〔清〕 吴乘权等 辑

刘韶军等 译



中華書局

【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

網鑒易知錄

五

南宋 元

【清】吴乘权等 辑

刘韶军等 译



中華書局

網鑑易知錄

網鑑易知錄卷七八 南宋紀

網鑑易知錄卷七九 南宋紀

網鑑易知錄卷八十 南宋紀

網鑑易知錄卷八一 南宋紀

網鑑易知錄卷八二 南宋紀

網鑑易知錄卷八三 南宋紀

.....

纲鉴易知录卷七八 南宋纪

高宗皇帝

纲 戊申，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春正月，金人陷邓州，范致虚出奔，安抚使刘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纲 金将兀朮犯东京，宗泽败之。

目 金兀朮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僚属入问计，宗泽乃对客围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乃选精锐数千，使绕出敌后，伏其归路。金人方与衍战，伏兵起，前后夹击之，金人果败。

粘没喝据西京，与泽相持。泽遣部将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帅兵趋郑，遇敌大战，兵败，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泽捕景良，斩之。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持书来招泽，泽皆斩之。刘衍还，金人复入滑，泽部将张抃往救之。抃至滑，众寡不敌，或请少避之，抃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力战而死。泽闻抃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与金人大战，破走之。泽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复犯东京。

泽得金将辽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缚，问金之虚实，得其详，遂决大举之计。召诸将谓曰：“汝等有忠义心，当协谋剿敌，期还二圣，以立大功。”言讫泣下，诸将皆听命。金人屡战不利，悉引去。宗泽复上疏请帝还京，曰：“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则天下之民何依戴？”

高宗皇帝

纲 戊申年，高宗皇帝建炎二年，春季正月，金军攻陷邓州，范致虚出逃，安抚使刘汲战死，京西各州郡全都沦陷。

纲 金人将领兀术侵犯东京，宗泽击败了他。

目 金兀术从郑州抵达白沙，离汴京很近，京城的人极为惧怕。下属官员入衙询问对策，宗泽却与客人对弈，笑着说：“为什么恐慌！刘衍等人在城外，必能抵御敌人。”于是挑选精锐兵士数千人，让他们绕到敌军背后，埋伏在敌军回归的路上。金兵正与刘衍作战，伏兵冲出，前后夹击，金人果然战败。

粘没喝占领西京，与宗泽对峙。宗泽派部将阎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人率兵奔赴郑州，遇上敌军展开大战，作战失败，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李景良逃跑。宗泽逮捕李景良，斩杀了他。之后郭俊民与金人姓史的军官带着信来招降宗泽，宗泽把他们全都斩首。刘衍返回，金人又进入滑州，宗泽部将张拐前往救援。张拐到达滑州，寡不敌众，有人请求稍微退避一下，张拐说：“退避而偷生，有何脸面去见宗公！”奋力作战而死。宗泽听说张拐危急，派王宣前往救援，已来不及，于是与金兵大战，击退金兵。宗泽任命王宣为滑州知州，金兵从此不再侵犯东京。

宗泽在黄河边俘获金兵将领原辽国大臣王策，解开捆绑的绳索，询问金人的虚实，了解到金人的详细情况，于是定下大举进兵的计划。召来众将领对他们说：“你们有忠义之心，应当协力谋划剿灭敌人，期望使二帝得以返回，由此建立大功。”说罢流下眼泪，众将领都听从命令。金兵屡次作战都遭不利，全部引兵退走。宗泽又上奏疏请高宗皇帝返回东京，奏疏中说：“臣为陛下保护京城，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又有三个月了。陛下不早返回，那让天下的民众拥戴谁呢？”

不报。泽威声日著，敌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綱 金人破永兴军，经略使唐重死之。

綱 窳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目 时所在盗起，汪伯彦、黄潜善匿不以闻。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误国；帝怒，除名，编管南雄州。

綱 以刘豫知济南府。

目 豫，景州人，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地真州，张恂荐之，起知济南。时盗起山东，豫不愿行，请易东南一郡，执政不许，豫忿而去。

綱 二月，金人陷淮宁，知府向子韶死之。

目 金人昼夜攻城，子韶率军民固守，遣人诣宗泽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骂不屈，遂为所杀，阖门皆遇害。事闻，赐谥“忠毅”。淮宁初陷时，杨时闻之，曰：“子韶必死矣！”盖知其素守云。

綱 金粘没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进复之，诏以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

綱 夏西月，金兀朮复入西京，翟进击走之。

綱 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罢。

目 帝初即位，除时工部侍郎，陛对，言“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兴学为务”，除兼侍讲。以老求去，遂提举洞霄宫。时在东〔郡〕〔都〕，所交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

綱 以信王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五月，下诏还京师，不果。

高宗皇帝没有回答。宗泽声威日益高涨，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常常尊敬而害怕他。和南方人说话，必会称作“宗爷爷”。

纲 金兵攻破永兴军，经略使唐重战死。

纲 把内侍邵成章流放到南雄州。

目 当时各地发生盗匪，汪伯彦、黄潜善隐瞒而不上报。邵成章上疏说这二人必定误国；高宗皇帝发怒，削除邵成章的官籍，流放到南雄州为编户百姓。

纲 任命刘豫为济南知府。

目 刘豫是景州人，任河北提刑。金兵南侵，刘豫抛弃官守躲避到真州，张憲推荐他，起用为济南知府。当时山东出现盗匪，刘豫不愿意赴任，要求改任东南地区的一个郡，朝廷执政官不同意，刘豫怨恨，前去赴任。

纲 二月，金兵攻陷了淮宁，知府向子韶被杀。

目 金兵昼夜攻城不止，向子韶率领军民顽强守城，派人来见宗泽请求支援，援兵还未来到，城已被攻陷。金兵想招降向子韶，子韶斥骂敌人而不屈服，结果被金兵杀害，全家都遇害了。事情报告给高宗皇帝，赏赐谥号为“忠毅”。淮宁刚沦陷时，杨时听说了，说：“子韶一定要为之而死了！”这是因为杨时深知向子韶平时的操守。

纲 金将粘没喝焚烧西京然后撤军。三月，翟进光复了西京，高宗下诏任命翟进为京西北路安抚使。

纲 夏季四月，金兀术又攻进西京，翟进击退了他。

纲 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罢官。

目 高宗皇帝刚即位，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进宫拜见时，说“古代圣贤的帝王，没有不以提倡学术为要务的”，于是又命他兼任侍讲。这时杨时以年老为由要求离职，于是让他当洞霄宫的提举官。杨时在东都，所交往的人都是天下最优秀的士人，首先提拔了陈瓘、邹浩，他们都以师礼事奉杨时。等到渡江后，东南地方的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学派的正宗继承人。

纲 任命信王赵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五月，颁布诏书称要返回京师，未能实现。

目 时宗泽招抚群盗聚城下，又募兵储粮，召诸将约日渡河，诸将皆掩泣听命。泽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业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寝为贼所占，今年寒食节未有祭享之地，而两河、二京、陕右、淮甸，百万生灵，陷于涂炭。乃欲南幸河外，盖奸邪之臣一为贼虏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备，人气已勇锐，望陛下毋沮万民敌忾之气，而循东晋既覆之辙。”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谋，帝乃降诏择日还京。

綱 许景衡罢。

目 时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请问极谏，黄潜善、汪伯彦以为异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议为景衡罪，罢之。景衡行至瓜洲，得喝疾卒，谥“忠简”。景衡得程颐之学，志虑忠纯，议论不与时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许景衡尔。”

綱 定诗赋、经义试士法。

目 元祐中科举以经义、诗赋兼取，绍圣以来罢试诗赋，至是命参酌元祐科举条制，定试士法。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习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殿试仍对策三道。故事，廷试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

綱 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丞。以宇文虚中充金国祈请使。虚中降金。

目 当时宗泽招抚各地盗匪齐聚城下，又招募士兵储备粮食，召集众将领约定时日准备渡过黄河，众将领都掩面哭泣听从命令。宗泽于是上奏章，大略说：“祖宗的基业遭到破坏非常可惜，陛下的父母兄弟都在北方沙漠受辱，每天盼望救兵来到。西京的帝王陵墓被贼兵侵占，今年的寒食节还没有祭祀的地方，而两河、二京、陕西、淮南地区，百万百姓，身陷祸难之中。如今却想南下亲临河外，这是因为奸邪之臣一来为躲避贼虏的方便考虑，二来因为奸邪之臣的亲属都已安置在南方的缘故。现在京城已经增修坚固，兵士器械也已准备充足，士气也已勇猛而强盛，希望陛下不要败坏万民同仇敌忾的士气，而重蹈东晋亡国的覆辙。”奏疏传到金陵，有人说信王赵榛有渡过黄河进入汴京的计划，高宗皇帝于是颁诏选择日期准备返回京城。

纲 许景衡罢官。

目 当时朝廷有重大政事，许景衡必定会找机会极力劝谏高宗皇帝，而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许景衡与自己意见不同，于是共同用主张渡江南下临幸作为许景衡的罪行，罢了许景衡的官。许景衡走到瓜洲，得了中暑的病而去世，谥号为“忠简”。景衡继承了程颐的学说，志向及思想忠诚纯正，他的议论不随时俗而变化。去世之后，高宗皇帝怀念他说：“朕自即位以来，主掌朝政能做到忠诚正直，遇事敢说话，只有许景衡一个人而已。”

纲 制定用诗赋、经义考试士人的制度。

目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科举考试是经义、诗赋两科兼考，哲宗绍圣以后废诗赋的考试，到这时下令参考元祐时的科举制度，制定考试士人的制度。中书省请求命士人学习诗赋，举人不兼习经义，学习经义的人只学习一部经，地方上的解试、省试都分别计数录取，一并评定名次先后，到京城的殿试仍然考试对策三道。旧例，廷试前十名，内侍先用卷子上报所评定的名次先后。高宗皇帝说：“录取士人应当力求完全公正，怎能容许内侍根据自己的意思升降士人的名次！自今以后不要先行奏上卷子以定名次。”

纲 任命朱胜非为尚书右丞。任命宇文虚中为金国祈请使。宇文虚中投降金人。

綱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御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目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万余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蹶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浚、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綱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目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余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无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恸。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纲 下诏命令御营统制韩世忠与宗泽会合以抵抗金军，王彦率军驻守滑州。

目 当时得到情报称敌军分路渡河，下诏命令韩世忠与宗泽率领所指挥的部队迎敌。宗泽听说王彦在太行山聚集兵马，准备大举进军太原，宗泽就任命王彦为忠州防御使，指挥河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担心王彦孤军不能单独进军，召见王彦商议用兵事务。王彦把各寨首领全部召来部署行动方案，以等待与大军会合，而派一万多人先行出发，金人派出重兵跟踪在其后，却不敢攻击。到了汴京，宗泽命令先前的驻军收拢至京郊，以保护京城，王彦于是驻守滑州的沙店。宗泽奏上疏章说：“臣准备趁着夏季暑热的月份，派遣王彦等人从滑州渡过黄河，攻取怀、卫、浚、相等州，派王再兴等人从郑州直接前去保护西京的帝王陵墓，派马扩等人从大名攻取洺州、相州、真定，派杨进、王善、丁进等人各自率所统领的部队分路并进。等渡过黄河，各地山寨的忠义民众相继响应的人会有百万。希望陛下早日返回京师，臣当会亲自冒着敌人的箭石，冲在诸将领的前面。中兴的大业，一定能马上实现。”奏章送入宫内，黄潜善等人忌讳宗泽获得成功，从中加以破坏宗泽的计划。

纲 秋季七月，东京留守宗泽去世，高宗皇帝让杜充代替他。

目 宗泽前后请高宗皇帝返回京城，共上二十多次奏疏，常常被黄潜善、汪伯彦阻挠了。黄潜善、汪伯彦又怀疑宗泽除掉自己，就让郭仲荀担任东京副留守以监视宗泽。宗泽忧愤成病，背上毒疮发作，诸将领入府看望病情，宗泽急切地说：“我因二帝被俘受辱，愤恨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能歼灭敌人，我就死而无恨了。”众人都流泪说：“我们敢不尽力吗！”众将领出去后，宗泽感叹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事，只是多次连声呼喊“过河”而后去世。享年七十。京城的人号哭悲恸。讣告上报高宗皇帝，赠给观文殿学士头衔，谥号为“忠简”。

宗泽的儿子宗颖在宗泽的幕府中，一向能得人心，京城的人请求让宗颖继承父亲的职务；当时已命杜充代替宗泽，因此不允许人们的请求。杜充严酷而没有谋略，到了汴京，把宗泽以往的做法全都改变，于是各地豪杰的心情涣散，以前已经投降朝廷会合到京城一带的各地盗匪又都叛变离去而抢掠百姓了。

綱 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马仲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目 仲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仲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台，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

仲學于程頤，勇于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綱 以趙子砥知台州。

目 子砥自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綱 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目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几，徙之韓州。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惟秦檜不與徙，依挾懶以居，挾懶亦厚待之。

綱 九月，郭三益卒。

綱 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

纲 八月，贬殿中侍御史马伸监管濮州酒税，死在赴任的路上。

目 马伸从湖南返回，上疏说黄潜善、汪伯彦不法之事十七条，请求迅速罢黜这二人的政治大权，另外选择贤人，一起策划国家大事。疏奏送入宫内，留在宫中不予发布。第二天，改授马伸官职为卫尉少卿，马伸推辞不接受，抄录他的上疏送到御史台申辩，并且说：“臣的言论可以采用，就请求加以施行；如果说得不对，应该治以诬罔之罪。”于是写信称病等待皇帝的答复。高宗皇帝下诏说：“马伸论事不合事实，押送吏部处理。”责令他去监管濮州的酒税，催促他上路赴任。马伸以从容的态度卷起被褥上路出发，竟然死在路途中，听说此事的人都为他感到冤枉。

马伸在程颐门下受学，勇于承担正义，经常说：“我志在实行道义。如果心里只想着富贵，就会受富贵拖累，如果挂念着妻子儿女，就会被妻子儿女夺去心智，道义就不能施行了。”

纲 任命赵子砥为台州知府。

目 赵子砥从燕山逃回，皇帝命辅臣非常详细地向他询问北方的情况，赵子砥大略说：“金人通过用兵来讲和，我国收兵来等待和平。我国与金人，势不两立。从前契丹主张和议，女真主张用兵，十多年间女真竟然灭了契丹。现在我们又重蹈契丹覆辙，好比人怕老虎，用肉喂虎，肉吃光了，最终吃人。如果设下陷阱等着它，然后就可以制服老虎了。”于是命他为台州知府。

纲 金国国主吴乞买把北宋的太上皇废黜为昏德公，靖康帝废黜为重昏侯，迁徙到韩州。

目 金国国主命北宋的二帝前往上京，穿着素服来谒见金国的太祖庙，于是在乾元殿见到金国国主。金国封太上皇帝为昏德公，封渊圣皇帝为重昏侯。不久，把他们迁徙到韩州。又命晋康郡王赵孝騫等九百多人到韩州与二帝同住，只有秦桧未被迁徙，依靠着拮据居住，拮据也给秦桧优厚待遇。

纲 九月，郭三益去世。

纲 金国将领讹里朵在五马山砦袭击并打败了信王赵榛，于是与粘没喝会师侵入宋国。

綱 冬季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目 侍御史张浚请先定六宫所居地，诏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刘正彦为扈从都副统制。

綱 知濮州杨粹中袭破金粘没喝军。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

目 粘没喝、讹里朵合兵围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杨粹中固守，命将姚端夜捣其营，粘没喝跣足走，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执，竟不屈而死。

綱 金人寇晋宁军，知军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綱 十二月，刘豫叛降金。

目 挾懒围济南，刘豫遣子麟御却之。挾懒遣人啖豫以利，豫惩前忿，遂杀济南骁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豫缢城纳款。

綱 金讹里朵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綱 以黄潜善、汪伯彦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颜岐、朱胜非为门下、中书侍郎，卢益同知枢密院事。

綱 金粘没喝陷袭庆府。

目 军士有欲发孔子墓者，粘没喝问其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粘没喝曰：“大圣人墓安可发！”遂杀军士。

綱 以礼部侍郎张浚参赞御营军事。

目 浚极言金人必来，请豫为备，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过计而笑之，命浚参赞军事，与吕颐浩教习河北兵民。

綱 己酉，三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致仕。

纲 冬十月，隆祐太后前往杭州。

目 侍御史张浚请求先确定六宫的居住地，下诏命孟忠厚侍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前往杭州，命苗傅、刘正彦为扈从都副统制。

纲 濮州知州杨粹中袭击打败金国粘没喝的部队。十一月，金人攻陷濮州，杨粹中被杀。

目 粘没喝、讹里朵会合兵力围攻濮州，认为濮州城小，容易攻下。等到了城下，知州杨粹中顽强防守，命部将姚端夜间袭击金兵大营，粘没喝光着脚逃走，只有自己一人逃脱。于是金兵攻城更为急迫，共攻了三十三天才攻陷，杨粹中被俘，最后不屈而死。

纲 金兵侵犯晋宁军，晋宁军知军事徐徽言抵抗击退金兵。府州知州折可求叛变投降金兵。

纲 十二月，刘豫叛变投降金人。

目 挾懶包围济南，刘豫派儿子刘麟抵抗击退金兵。挾懶派人用利益引诱刘豫，刘豫由于从前对朝廷的愤恨，于是杀了济南的骁将关胜，率领百姓投降金兵。百姓不听从，刘豫从城墙上系绳溜下来向金兵投降。

纲 金军将领讹里朵攻陷北京，提刑郭永战死。

纲 高宗皇帝任命黄潜善、汪伯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兼门下省、中书省侍郎，任命颜岐、朱胜非为门下省、中书省侍郎，任命卢益为同知枢密院事。

纲 金军将领粘没喝攻陷袭庆府。

目 军士中有人准备挖掘孔子墓，粘没喝问他的通事官高庆裔说：“孔子是什么人？”高庆裔回答说：“是古代的大圣人。”粘没喝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于是杀了想挖墓的军士。

纲 高宗皇帝任命礼部侍郎张浚为参赞御营军事。

目 张浚极力主张金兵必定会来进攻，请预先做好准备，黄潜善、汪伯彦认为是过分的计划而嘲笑张浚，命张浚参赞军事，与吕颐浩训练河北的兵士和民众。

纲 己酉年，高宗建炎三年，春季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辞职退休。

目 彦以所部兵马付东京留守司而率亲兵趋行在，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延颈以望王师，愿因人心大举北伐。言辞愤激。二人大怒，遂请降旨免对，彦遂称疾致仕。

綱 金粘没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复死之。

目 金人围城，复与子倚率军民力战，外援不至，城陷。复谓粘没喝曰：“死守者我也，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没喝欲降之，复嫚骂求死，阖门百口皆被杀。

綱 韩世忠会兵救濮州，至沭阳，兵溃。金粘没喝遂入淮、泗。

綱 二月，诏刘光世将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溃，走还，金粘没喝遂陷天长军。帝奔镇江。

目 粘没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胜而南，陷天长军。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骑，驰至瓜州镇，得小舟渡江，惟护圣军卒数人及王渊、张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至镇江。时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屠克勤说法罢，会食，堂吏大呼曰：“驾已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居民争门而出，死者相枕藉，无不怨愤。司农卿黄鹄至江上，军士以为黄潜善，骂之曰：“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鹄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是日，金将马五帅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闻帝已南行，乃追至扬子桥。时事起仓卒，朝廷仪物皆委弃，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庙神主以行，出城未数里，回望城中烟焰烛天。陵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綱 帝如杭州，以吕颐浩签书枢密院事，守镇江。

目 王彦把自己指挥的兵马交给东京留守司，自己率亲兵前往高宗皇帝所在处，见到黄潜善、汪伯彦，极力述说两河忠义军民伸长脖子盼望朝廷的部队，希望顺应民心大规模出兵进行北伐。他的言辞激愤。黄、汪二人大怒，于是请求颁下圣旨免去王彦与皇上对话，王彦于是称病退休。

纲 金军将领粘没喝攻陷徐州，徐州知州王复战死。

目 金兵包围徐州城，王复与儿子王倚率军民奋力作战，外援没有到达，徐州城被攻陷。王复对粘没喝说：“死守城的人是我，希望杀了我而放了下属官吏以及老百姓。”粘没喝想让王复投降，王复谩骂金兵以求一死，于是全家一百口人全部被杀。

纲 韩世忠会合兵力救援濮州，到达沐阳，宋军已溃败。金将粘没喝于是进入淮河、泗水流域。

纲 二月，高宗皇帝下诏命令刘光世率兵利用淮河设防来抵抗金兵。刘光世的部队溃败，逃跑回来，金将粘没喝于是攻陷天长军。高宗皇帝逃奔到镇江。

目 粘没喝到达楚州，守城的大臣朱琳投降金兵，金军于是乘胜南下，攻陷了天长军。内侍邝询报告金兵来了，高宗皇帝就披上铠甲乘上马匹，奔跑到瓜州镇，找到一条小船渡过长江，只有数名护圣军士以及王渊、张俊、内侍康履等人跟随着。天晚的时候到了镇江。当时汪伯彦、黄潜善正率领同行官员去听和尚克勤讲说法完毕，在一起聚餐，堂上官吏大声呼喊说：“皇上大驾已经走了！”黄、汪二人惊慌地对视，于是穿上军服抽打马匹向南奔驰，居民争相挤着出城门向外逃出，死掉的人相互堆着枕着，没有人不充满怨恨的。司农卿黄锹来到江边，军士们以为他是黄潜善，骂他说：“误国误民，都是你的罪！”黄锹正要分辨自己不是黄潜善，他的脑袋就已被砍掉了。这一天，金军将领马五率领五百骑兵首先冲到扬州城下，听说高宗皇帝已经南行，于是追到扬子桥。当时事变是突然发生的，朝廷的礼仪器物全都抛弃，太常少卿季陵赶紧收拾九代皇帝在祖庙中的牌位逃出，出城没有走几里，回头看城中已是烟火冲天烧起。季陵被金兵追赶，把太祖的牌位丢失在路上。

纲 高宗皇帝来到杭州，任命吕颐浩为签书枢密院事，在镇江防守。